

我常和乐圣贝多芬通电话，由于他在20余岁时因耳疾失聪，我要大声说话才能让他听到。当他于维也纳近郊风景如画的梅利根施塔特休养时，一度因耳病痛苦，想自寻离世。在电话中我也告诉他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我因为指挥了你及前辈海顿、莫扎特等作品而被

### 又和乐圣贝多芬“通电话”

曹 鹏  
曾想自寻离世，幸得全家妻女贴心鼓励、倾情安慰及上海交响乐团的贵人们秘密救助，否则也早就不在人世间了。前些天我又和他通电话说：“我将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，指挥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及宋铮团长带领的上海女记者合唱团、段为亮为团长的上海爱乐交响合唱团、赵家圭指挥领导的上海好小团少儿团、张锐指挥训练的优秀银发合唱团，组成三百余人的强大阵容，要为你举行专场音乐会，歌唱《欢乐颂》，庆祝250周年诞辰。”

之后贝多芬回电话说：“昨晚音乐会听后非常兴奋，因此立即打电话热烈祝贺音乐会成功！整体合唱声如洪钟，穿透力很强，极富感染力。肖昕怡、孙懿凡、李润哲、陈炯然四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和乐团默契配合，精彩纷呈。而且F大调小提琴浪漫曲的独奏，竟然是你的小女儿：夏小曹，她温婉优雅，柔软细腻的表演风格，充分展现了乐曲的独特魅力。”他激动地说：今年由于疫情，许多地方预定的专场音乐会都推迟或是取消了，可是上海毕竟是具有国际影响

力的文化大都市，能在安全防范的情况下，如此隆重地举办音乐会，请你替我向独唱、独奏家、全体合唱团、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及红领巾中的孩子们致敬！我记得在2010年“上海世博会”时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在世博综艺大厅长集合26个国家的音乐家，举行了“世博强音、世纪交响——贝多芬第九”的“千人交响音乐会”。

那次音乐会上除以上几个团队外，还有世界非职业交响乐团联盟、国际节日合唱团、上海欧美同学会合唱团、上海邮政公司合唱团、上海大学合唱团等二十余个团队参加演出。四位独唱家是：女高音北畑明子、女中音L.Easton、男高音陈方贤、男低音井上雅人。节目单上还登出了参加演出的全部名单并附有一套纪念邮票。演出场面气势磅礴、宏伟壮观、国际影响力甚大。

在电话中贝多芬又说：“上海世博会时你85岁，现在你已96岁了，但是在舞台上还如年轻人般充满活力。而且你们乐队成员告诉我：你如此高龄，仍‘耳聪目明’，真是音乐界罕见。双耳的灵敏，对音乐家来说多么珍贵，这是我自己深有体会的。”

最后贝多芬一再叮嘱我，又到新年，要注意保重身体，盼望能在100岁时再次指挥、高唱“亿万人民团结起来，四海之内皆兄弟”。这一年年虽然艰辛，也有好事发生。

**十日谈**  
我的2020年  
责编：刘芳

获悉敬爱的黄宗英大姐辞世，内心既悲痛又感慨。当我还是学生年代，就早闻她与赵丹夫妇情笃。1994年她与冯亦代结婚后，因为亦代是我的挚友，于是我与宗英也成了时常交往的好友。连日来，重读宗英写给我的二十几封信，又勾起了我对她卓越才华的崇敬与怀念。

宗英后来常对朋友说：“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嫁给了赵丹。”我有幸见证了她对赵丹这种情深意切的情感。那是在1998年，南通市政府正式公布，把赵丹在南通市西南营36号的故居，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。当我把这喜讯告诉宗英之后，她立即回寄我一幅她思念赵丹的摹写师行书的书法作品。其文字是：“自君别后山川伴我我伴山川自君别后砚冷墨枯纸黄笔魂相假依 自君别后只想忘记偏难忘记 自君别后怎料得最悲寂寞哦 竟没个人儿能任我由着性儿跟他一阵阵胡乱发发

小脾气 珠江畔思阿丹 赵门黄氏宗英”连同这幅书法，宗英还附寄一张她刚出道时的青春玉照。收到此信时，我就为她对阿丹如此的深情所感动，如今重睹此物，斯人却已逝，怎不令人伤感唏嘘！宗英最早出名，自然是源于她是位著名电影明星。但后半生，她却是以

### 怀念才女宗英二三事

李景端  
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成就被人赞誉。她是如何从影星转型为作家的呢？2003年8月12日她给我的一封信中，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。她说：“都说我长得不像工农兵，我自己为‘脱胎换骨’又下工厂又去农村，改造来改造去始终‘气质不过关’。我要求回到舞台（有大动作，可塑性大些）又不被批准，加上夏衍同志在1950年10月我随中国和平代表团赴波兰时，他就亲自来火车站为

我们这60多名代表的重大团体送行，并赠我一本共青团印的厚厚的日记本，要我沿途记回来写写，后来组织上就重点培养我写作，让我参加了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电影编剧讲习班，和白桦、李准、陆柱国……是同班同学。1956年由孔罗荪吸收我为上海作家协会

会员。1959年在上海电影局的全体大会上，袁文殊局长突然宣布我从电影演员剧团，调到上海电影文学创作所，我当时猛地头就一下子疼了起来，一直疼到今天。”信中她接着说：“夏衍同志60年代曾说：‘黄宗英不写电影剧本，一年交两篇报告文学也可以。’我就堂而皇之写起报告文学来，而且变得只会写报告文学了——非亲历其境写生不可，偶而也写点儿散文。1994年4月27日至6月1日第三次入藏，险些送命后，哪里也不能去了，我才笨学写读书笔记，至今学不会，二哥（指冯亦代）说我‘不得法’，这事，也不是别人教得会的。”宗英这些自述，自然是她自谦的说法，实际上她从影星转型为作家之后，写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。说她是位才女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
不仅如此，从2003年发生“非典”以后，宗英突然又萌发了重温英文、涉足翻译的激情。那年她给我来信，说她要学英语，因为她被严重的失忆症吓着了。信中：“你未经经历过一下子会忘掉好多已知的人、事、字、技能……一眨眼工夫变成个大笨蛋，连瓶盖也不会开了，剪刀都不知怎么拿了……呀，我可生癌症也不愿变痴呆。我学英语，就是在做恢复记忆力的保健操。”我理解宗英这种失忆的焦虑感，所以支持她复习英文，希望通过重温英文单词和短文，来激发她的记忆力。我寄给她一些通俗易懂的英文杂志和英文画报，并敦促她遇到忘记的词，一定要查词典弄明白并记住。毕竟宗英是位才女，悟性高，又肯坚持，没多久她的英语能力就恢复进步得很快。2005年，她特地来信托我代购一本新版朗文英汉双解辞典，并要求我给她一些短篇英文，她也想搞翻译。我真被她这种不服输的毅力和勇气所感动。很遗憾，当时国内还没有这部辞典的新版可卖，同时因她身体的原因，搞翻译之事也搁浅，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帮她实现，如今想想还觉有愧。宗英以95高龄安详走了，她的音容、作品和出色的才华，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怀念中。

不知何时，办公室楼下的花园里来了一条黑色的流浪狗。我们偶尔撞见几次后，便悄悄相互打量起来。这是一条长得挺精神的雌犬，黑色的背脊，棕黄色的四肢，白色的腹部和高高翘起的尾巴。还有一双棕黑色的圆亮的眼睛，时时刻刻闪着机警的目光，挺直的耳朵随时注意着四周的声响。她对主人保持高度警觉，大部分时间隐藏在树

### 流浪狗小黑

徐音  
顺着“小黑”的呼唤声警惕地从树丛中露出半个脑袋来张望。但她绝不会马上跑出来吃食，而是等你离开10米远后她才会迅速地把肉叼到树丛里吃。我总在想，她以前究竟经历过什么事情，才会躲人这么远。但久而久之，我们间的距离在缩短，终于有一天小黑对着我撒娇，让我抚摸她的头时，我知道，她接纳我了。我真正知道她喜欢我的时候是在一次我出差三周后去看她的时候，她迅速朝我跑来，拼命地摇着尾巴，以致后半身身体都在摆动……

过的人接近小狗。任我们抱着小狗她不吱声，可有陌生人来时她会狂吠。当我看着她给小狗们喂奶并温存地和小狗依偎在一起时，我联想到了母爱的伟大。狗的感情很真挚，非常感人。群友对我说：“你或许可以为小黑和她的宝宝们画一组画，一定很动人。”我想，迟早我会画的。我们看着小狗们一天天长。群友们商量着四处找人领养小狗，并送小黑去宠物医院做了结扎手术。在群友们的努力下，小黑的宝宝们最终都找到了好人家。可小黑又成了“孤家寡人”。我看着她孤零零的身影略有一丝伤感。我儿子对我说，“你这么喜欢小黑，领回家来算了。”可是我犹豫着，在树丛里自由惯了的狗，在家里能关得住吗？

小黑长得很漂亮，背上的毛乌黑锃亮，也越来越讨人喜欢。每天中午大概是她最高兴的时刻，因为可以和我们嬉戏。那年过年前临回家时我特地给小黑多加了一盆红烧肉和一个鸭腿，还放了一盒牛肉粒狗粮。



竹报平安 (中国画) 马伟彪

### 水城故事多

鲍世远  
绍兴是座水城，城外河网纵横，城内河流密布，好比人体中的血管分布全身，水流四通八达，风景独好。由于河流多，城里各色桥也多，因此，绍兴不仅有酒乡、书法之乡、名士之乡等称号，还有桥乡的美誉。水乡桥多，桥与桥连接的弄就多，桥乡、弄乡、水城的故事也多。绍兴城内肖山街角弄与斜桥弄之间（现在的书圣故里），曾是晋朝书圣王羲之的居住之处，王羲之的字是不肯轻易给人的，但是，很多求字者，常常在王羲之家门外等候，却不敢冒昧进门去。有一天，有位富商想以王羲之的字来装饰门户，但多次被王羲之拒绝。于是，富商想到了王羲之的邻居那个老妈妈。富商知道王羲之的爱好，他叫老妈妈送一只大白鹅给王羲之，王羲之生性爱鹅，非常高兴，愿意为老妈妈写几个字。当富商拿到了王羲之写的字，从邻居家出来，正巧被王羲之从书斋窗口看到，他极不高兴也很懊恼，连声说，我再也不写字了！他一把抓起那支飞狐笔，重重地往书桌上掷，飞狐笔竟从书桌上弹起，穿过窗户，向窗外那条弄堂飞去，最后在弄堂旁小桥的石头上落了下来。后人把这条弄堂叫“笔飞弄”，那座石桥叫“笔架桥”。绍兴肖山街东端，有条梅园弄，据传，这里是南宋诗人陆游种植梅花的地方。陆游一生爱梅，写下了不少关于梅花的诗词，一首《卜算子》：“……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赞颂至今。1936年，周恩来同志曾在绍兴时说过：“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，他不是为个人而忧伤，他忧的是国家、民族，他是个有骨气的诗人”。陆游曾在梅园弄的梅园种植梅花，每当梅花开放时节，香气四溢，行人走过梅园弄旁的石桥，能闻到淡雅沁人心脾的梅香，流连忘返，于是这座石桥被称为“香桥”。绍兴城内都昌坊与南街之间有条小弄，据传，这条小弄的东面，就是陆游与唐婉相逢，写成一阙《钗头凤》的沈园。陆游曾有《沈园》诗一首：“城上斜阳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上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后人把这座桥称作“春波桥”，这条弄称作“春波弄”，以纪念陆游与唐婉这段纯真的爱情。

父亲整整一百岁了，我身在加拿大，暂时难回上海，只好遥祝他老人家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。常有朋友讨教父亲的长寿秘诀，在此不妨分享他的生活习惯、嗜好。父亲自幼崇尚“生命在于运动”，大学时代就是一个“长跑达人”。从经济系毕业后，父亲先从商几年，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，桃李满天下。年复一年，他坚持不懈地跑步。不惑之年，他获得国家颁发的马拉松三级运动员证书；花甲之年，他跑过“半马”，传为佳话；古稀之年，他几乎每天都要跑五公里以上，周末多达二十公里；过了杖朝之年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子女“命令”他再也不能跑步了，他只好改为快走，如遇下雨就在室内原地走动；进入耄耋之年，他常常拄着拐杖，在小区内溜达，与邻居谈笑风生。父亲酷爱喝茶，除了睡觉，紫砂茶壶从不离手。遇到天大的事儿，他只要能喝上一杯热茶，什么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在他的心目

中，生活的酸甜苦辣全在小小的茶壶中，就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样，品茶如同品人生。父亲喜欢喝酒，但从从不贪杯，也没见他醉过。青壮年时期，他每晚必喝一小杯白干，或者一大杯黄酒；年过六旬后，他每晚喝一小杯白酒的补酒，说是为了周身活血。父亲的常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中英文混杂。由于患有白内障，年老之后，他改用毛笔写日记，概括每日的生活。作为老上海，他天天要看《新民晚报》，还热衷剪报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极少看医生，几乎不吃药。但是，他的作息安排非常苛刻，手不离小本本，吃饭、睡觉、起床的时间，误差不得超过五分钟。他的头一靠枕头就入睡，哪

怕是午休。他打起呼噜来，也是惊天动地的，远近驰名。父亲的胃口极好，一辈子喜欢吃红烧肉，说肉的能量高，可以延年益寿。当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吃肉的数量逐渐减少，蔬菜的分量大大增加。父亲讲究食补，并且会说理由。他每天要喝一瓶牛奶，年老后改为酸奶，说是要补充蛋白质和钙；他每天都要吃五个核桃，说是有利补脑；他每早必吃一个煮鸡蛋，还说鸡蛋中各种矿物质的总量大大超过鸭蛋，对骨骼更有益；他每天下午还要嗑一把瓜子，说是补充体内特需的维生素，也可增强消化功能……父亲的长寿已打破了家族历史，如今四代同堂，是我们子女的分。目下，他在浦东护理院安享晚年，每周都有子孙轮流探望。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快乐地度过每一分钟，不断创造新纪录。

### 百岁父亲的长寿秘诀

孙博  
者一大杯黄酒；年过六旬后，他每晚喝一小杯白酒的补酒，说是为了周身活血。父亲的常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中英文混杂。由于患有白内障，年老之后，他改用毛笔写日记，概括每日的生活。作为老上海，他天天要看《新民晚报》，还热衷剪报。

